



做森林的公民——《缅因森林》之生态文学价值解读

马秀鹏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针对当前对梭罗的代表作《缅因森林》的研究呈零散、碎片化的现状,文章从《缅因森林》本身出发,系统解读《缅因森林》的生态文学价值,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缅因森林》第一次明确将“荒野”作为生态文学的审美对象和中心,这是对过去生态文学的一大突破;第二,《缅因森林》较为系统地传达了梭罗超前的生态思想,即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和对人类重返与自然和谐的渴望;第三,《缅因森林》因其完成时间前后跨度超过10年,因此又集中反映出梭罗生态观念的转变和发展。

关键词: 缅因森林;梭罗;生态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15)03-0116-06

1848年,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将《缅因森林》的第一部分以《卡塔丁山与缅因森林》为名发表于《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之后的1853年夏末和1857年7月,他又分别两次进入缅因森林,并相继发表散文《车桑库克湖》和《阿莱加什湖与东支流》,《缅因森林》得以完整问世。尽管仅《卡塔丁山与缅因森林》就被《纽约论坛》以连续5个月全文连载的规格对待,并被高度评价为:“明显胜过这些年我们所见的关于原始森林生活的任何一篇描述。文章散发着清新饱满的松林芬芳,语言之间清澈而闪闪发光,如山泉。”^[1]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梭罗所在的时代里,《缅因森林》只是部被多数人置于很快将被遗忘的次要作家的作品。直至20世纪60年代,生态文学批评开始崛起,欧洲学界才逐渐意识到梭罗及其作品中那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价值,梭罗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主要的自然阐释者、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2],甚至是“美国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自然作家”^[3]。在近十年里,国内学界对梭罗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俨然堪为“梭罗热”,可惜仅《缅因森林》而言,其仍是梭罗研究领域中的冷门,少有的相关研究也只是将其放置于与其他著作一起,作为研究梭罗的解释或佐证,而不是将其本身当作一个研究主体来作专门性研究,这一梭罗研究领域中的少有的缺失,在与《瓦尔登湖》已有不少专门性研究的对比下更为凸显。由此可见,要想进一步促进梭罗研究领域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对《缅因森林》生态文学价值的解读就显得必要和急迫,而这也正是笔者的出发点,亦是本研究的目标和归宿。

一、新生态审美对象的提出

表面上看,梭罗三入缅因森林,又以“森林”为题,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森林”或“自然”便是《缅因

收稿日期:2014-12-0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民主意识探析”(SK2015025)

作者简介:马秀鹏,男,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外语教学。E-mail: maxupeng0917@sina.com

森林》的审美对象,然则梭罗每一次进入森林,都是亲身深入到森林腹地,从攀越卡塔丁山到穿涉车桑库克湖,就是为寻找、体验到掩藏于森林深处真正原始、蛮荒、甚至残酷的原始森林——荒野。

在《缅因森林》之前,“荒野”几乎未被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作家认可,偶有涉及也往往是矛盾甚至是负面的看法。环境伦理学家戴维·贾丁斯就曾说:“一方面,荒野是令人恐惧而应尽量避免去的所在,是上帝放弃而魔鬼占据之所。……另一方面,荒野代表着脱离了压迫,并且若不算福地的话,也至少是可建立福地的临时天堂。”^[4]但在《缅因森林》中,“荒野”却成了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之一。梭罗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描写和赞美荒野,起始性地以荒野为审美中心,可谓对过去生态文学的一大突破。他这样写道:“如此广阔、晦暗和原始的景色。……这里不是人类的花园,而是未被开发的地球。它不是草坪,不是草原,不是草地,不是林地,不是牧场,不是耕地,不是荒地;而是地球原始而纯粹的表面。……地球巨大而美妙——不是我们所听说的‘人类的地球母亲’,也不是供人类踩踏的场所或藏身之地,不,他甚至会因过于了解人类而拒绝接纳人类的尸骨躺在那里——这是必然的结局、命运的归宿。”^[5]由此看来,梭罗在书中已经不自觉地将“荒野”与“自然”做了区分,荒野属于自然,却不是自然,它是最初意义上的本真自然,是自然部分中最原始、最纯粹、也是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在缅因森林里,荒野里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荒野中所充斥的蛮荒气息和呈现出的包容性,这些梭罗之前都未曾目睹和体验过,因此他被“荒野”深深震撼,常常发出惊讶的呼声。缅因森林之行,让梭罗意识到“荒野”不再抽象模糊,更不是魔鬼占据之地,而是“处女般的原野与天神的花园”^[6]。在他的笔下,缅因森林中的荒野具有鲜明的主体特征:首先,荒野是独立的,是充满杀戮和欲望的人类文明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社会,并且拒绝人类社会。它有着自己的运转法则,那就是自然规则高于一切。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像森林中的那些动植物一样,成为“森林的公民”。其次,荒野既原始又残酷,深林中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河中的浪“力量大得使他(船夫)的撑杆,甚至整条船都在颤动”^{[5]32};林中一夜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氛围;森林内布满暗礁的河流、崎岖陡峭的山路和阴冷潮湿的天气,这些都让进入森林里的所谓“文明人士”的虚弱面貌暴露无遗。再次,荒野又是文雅而美丽的,在其深处常常隐藏着只有大自然才能创造出的胜地。缅因森林中的一处林区被这样描述:“在这里,常青树随处可见,长着苔藓的银桦和水槭树蓬勃生长,地上点缀着淡而无味的红色小浆果,到处都是潮湿的、遍生青苔的岩石。无数的湖泊和湍急的河流使这个地方变得绚烂多姿,湖中与河中满是鲑鱼和各种各样的雅罗鱼,还有大马哈鱼、鲱鱼、梭鱼和其他鱼类;仅有的几处林间空地上萦绕着山雀、蓝背鸟和啄木鸟的鸣唱,还有鱼鹰和鹰的刺耳的叫声,以及潜鸟的小声……快乐、纯真的大自然像一个安静的婴儿一样,幸福流淌在她周身的空气中,只有几只啼声清脆、啁啾不绝的鸟儿和潺潺的小溪打破寂静。”^{[5]52-53}这个画面宛若仙境,银桦、水槭树等植物与大马哈鱼、山雀等动物,在由林区的地形和湖泊组成的自然世界里,和谐相处,一起组成了一幅唯有自然才能描绘出的画卷,也唯有梭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所谓像婴儿一样安静的大自然。

可见,缅因森林拓宽了梭罗的视野,重塑了他的性格,更是升华了他的思想,让梭罗的荒野意识开始觉醒,使他成为最早对荒野开始转变观念,并充分认识到荒野价值的作家。在他眼中,缅因森林就是一个可以“美好的生活、安息、葬身其中的地方”^{[5]61},他认为这里的人一定会长生不老,他们一定会对死亡和掘墓露出嘲讽的笑意;即使是睡在有着磅礴大雨的林中,都比睡在只有细雨微风的小镇上令人惬意百倍。梭罗在缅因森林中对荒野的追寻和探索,在书中体现出的荒野精神,成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荒野保护思潮的滥觞,尤以影响该思潮的重要发起者清教徒约翰·缪尔为甚,他们以梭罗为思想之源,积极倡导美国荒野保护,由此不得不再次惊叹梭罗那超越时代的前瞻性。

二、超前生态思想内涵的传达

梭罗在自己的时代是寂寞的,大量评论贬低其文学手法、思想倾向,甚至他的性格都被不少人诟病,而少数看到梭罗文字之中自然之光的读者,往往也只是沉迷于其细腻的文笔、丰富的想象力等等这些浅层的东西,梭罗在其作品里真正想要传达给世人的真正精华,即他的生态思想却遭视而不见。

如今,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令人倍感忧虑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梭罗就已经在自然中反思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1. 对人类文明的反思

在浩瀚的缅因森林里,一般有三种人,即船工、伐木工与猎人。前两种人一般为白人,其代表着白人文明;第三者大多数为印第安人,其代表着印第安人文明。在看待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上,以往很多观点认为梭罗批判白人文明,而向往和推崇印第安人文明,但至少从《缅因森林》中看来,笔者只是部分赞同。

在梭罗的笔下,白人文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自然的破坏者,而且这种形象充斥着整部《缅因森林》。梭罗在描述森林中的伐木工时这样写到:“驱使人们进去荒野的动机是多么卑劣和粗鄙。木材勘探者和伐木工一般都是被人雇佣的,每天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报酬,他们并不热爱野外的大自然,就像锯木工并不热爱森林一样。”^{[5]79}在梭罗毫不留情地痛斥和批判伐木工为代表的白人文明的同时,他又指明白人文明不仅是自然的破坏者,更是印第安文明的破坏者。在第一次进入森林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身材矮小、衣衫破旧,看起来像洗衣工一样的印第安人——他们总是苦着一张脸,那样子就像个因为打翻牛奶而哭泣的小女孩儿一样。……这个画面将印第安人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将他们的灭绝史呈现在我们眼前”。^{[5]4}白人在印第安人面前高高在上,蛮横而又自大,那种天生的优越感让梭罗觉得可笑,有次他还惊讶地看到一个缅因州乘客像对待小孩子一样以十分无礼和可笑的方式跟印第安人讲话。但不可否认的是,白人中也有闪现自然之光的人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诗人,他们被梭罗称赞是与松树最亲密、最了解松树的人:“诗人懂得松树真正的用途——他不会用斧子和铁锯去触碰他,也不会用铍子在它身上划过;他不用在树干上砍过去就知道树心是否空虚;松树林区的采伐权也并不属于他……那是诗人,他像爱自己投在空中的身影一般爱着松树;他决不会砍伐它们。”^{[5]80}梭罗将诗人与伐木工放在一起比较,两者的形象堪称天壤之别,他对诗人的赞美,甚至可能超过了对印第安文明的推崇。在笔者看来,书中虽未提及,但梭罗本人其实就是诗人的形象。

梭罗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一向持有很大的兴趣。1853年9月到车桑库克湖时,他雇了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儿子乔·艾迪恩(Joe Etienne)为向导;1857年7月到阿莱加什湖与东支流时,他又雇了48岁的印第安人乔·波利斯(Joe Polis)做向导。梭罗对这样做的动机毫不掩饰:“之所以雇佣印第安人(为向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得研究其行为方式的机会。”^{[5]63}尤其在最后一次缅因森林之行中,梭罗更是直接以印第安人为观察对象,多次描写印第安人的行为方式,俨然以印第安人为行为导师,这让很多学者认为其标题虽然是《阿莱加什湖与东支流》,但主题却是“印第安人”^[7]。在梭罗眼里,印第安人比白人更贴近自然,更融合自然,他们在丛林里穿梭自由,像是在自己的家园一般。丛林里的很多奥秘印第安人都很了解,他们在森林里能通过观察树枝弯曲的方向和岩石的差异等方式辨认方向,还能利用铁杉叶代替咖啡,用蔓生雪果泡茶……这些行为都表明印第安人要比白人更懂得充分享用大自然的馈赠。不仅如此,印第安人还能熟悉并惟妙惟肖地模仿鸟兽的声音,并以此与森林中的动物们交流,这种贴近自然的原始让梭罗感到震惊。有次在看到印第安向导召唤麝鼠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感到十分震惊——心想这里真不愧是真正的荒野,而他竟能够与一只麝鼠交流,确实是一个未开化的人!我无法判断究竟是人还是麝鼠更加不寻常些。印第安向导似乎突然把人性抛在了另一边,走进了麝鼠的世界。”^{[5]140}尽管梭罗赞赏印第安人要比白人更加懂得自然,但他还是在缅因森林中看到了印第安人的缺陷,而这一点往往被评论者们所忽略。在《缅因森林》里,梭罗表示对印第安向导多次猎杀驼鹿的行为感到厌烦,并评价“对驼鹿的猎杀——只是为了在杀死驼鹿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感,甚至不是为了得到它的皮。”^{[5]78}他还对印第安向导把一只大海鸥杀了来吃的想法颇有微词,所幸那只海鸥最后飞走没有让印第安向导得逞。

由此看来,《缅因森林》中所描写的白人文明不是万恶而一无是处,印第安文明亦不是完美无缺,他对白人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的想法也均是一分为二的。笔者认为,《缅因森林》真正批判的其实是人性中的欲望和将这些欲望放大的科技力量,人类天性本就有对物质的渴望,面对自然就会不可抑制地想要去征服它,去破坏自然的美好和演变进程。梭罗曾对攀爬到山顶的行为这样评价:“山顶是地

球未完成的杰作,只有那些狂妄自大、傲慢无礼的人才会爬上那里,窥视神的秘密,试探他们对人类的底线——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神明的不敬。”^{[5]42-43}在这里,梭罗就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狂妄自大、傲慢无礼的人到底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因为欲望是人类骨子里的东西,不分白人或是印第安人,白人进入森林的动机很卑劣,印第安人嗜杀动物的本性亦未尝不是卑劣的。只不过当白人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的时候,人类的欲望被科技力量武装,人心无限膨胀、人力不断强大,一方面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征服自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才导致白人文明越来越远离自然。

2. 对人类重返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

梭罗对自然,尤其是对“荒野”的热爱已无需赘述,但梭罗的这种热爱不仅是纯粹,而且似乎更是出于本能的,属于他天性里的那种情感,就像他看到缅因森林中的驼鹿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些驼鹿是属于上帝的吗,可怜而且胆小”^{[5]78}这样的感叹。梭罗所在的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疏远、紧张,甚至开始敌对,对此梭罗以自己在森林里的亲身经历向人们传达:只有主动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停止对自然的掠夺,回归自然、感悟自然、融入自然,人类与自然才会达到和谐共生。

在如何回归自然的问题上,梭罗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他会虔诚地倾听森林中美妙的旋律,观察细微的景象,他亦会尝试与动植物交流,或者接受森林的触摸。从文字上会明显地发现,梭罗的感官似乎具有天赋,他会在森林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美,甚至连森林里驼鹿的叫声都能让他共鸣,“引起他一种孤独和荒凉的感觉”。^{[5]66}在笔者看来,梭罗在《缅因森林》里与自然达到的那种高度融合的状态真是让人称奇,虽然梭罗生长、生活在人类社会,但却是一个彻底的“森林的公民”,他不习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即使人类社会中有他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其中带有自然的味道。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他赞美一个清淡啤酒美味的时候,将之形容为“就像雪松树的汁液一样浓烈,我们仿佛是在松林绵延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吮吸着她那甘美的乳汁一般”。^{[5]19}所以与城市相比,森林才是梭罗的归宿,他可以在森林中过一年渔猎生活,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就能令他感到满足,这种生活几乎像是依靠农耕为生的哲人的生活一样,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他。梭罗那独特的森林之行,虽不能适用每个人,但至少表明了现实中,回归并融入到自然是可能、可行的。

三、梭罗生态观念转变的反映

与梭罗其他作品相比,《缅因森林》无疑是特殊的。虽然出版前经历了反复修改,但在1862年完本问世的时候,《缅因森林》仍保持以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的框架,且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包括1846年梭罗第一次进入缅因森林的经历,1853年的第二次和1857年的第三次,期间跨越11年,而这11年,正是梭罗生态观的重要发展时期。可以说,《缅因森林》承载了梭罗11年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变化,又有发展。

1. 从自然的历险者到自然的观察者

1846年,梭罗受其住在班戈的表兄弟乔治·撒切尔(George Thatcher)之邀,第一次进入缅因森林。与瓦尔登湖不同,缅因森林是一个广袤的边远林区,其腹地隐藏着大片荒芜人烟的原始森林,这让梭罗第一次有了真正接触蛮荒大自然的机会。由于在这之前,梭罗受爱默生的影响,认为自然是不存在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慈善的精神象征^[3],所以当真实存在着的自然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它对心灵的冲击无疑相当巨大。缅因森林中的一切未知都让梭罗好奇、向往和激动,这种心情让他迫不及待地去探索森林,去揭开森林的神秘面纱。书中的第一部分,即《卡塔丁山》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梭罗一步步探索森林的过程,他从森林外围出发,慢慢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森林腹地,直至攀上卡塔丁山,这是一个明显的线索。与第二、第三部分相比,《卡塔丁山》的叙事感较强,仅讲述到达目的地之前的路程就占据了该部分的三分之二篇幅,叙述节奏较快,话题范围很广,发生的插曲也是三部分中最多的,总体来说,梭罗就是缅因森林的历险者。

梭罗的历险者身份,到第二次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一部分,叙述节奏明显降了下来,描写性文字增多,梭罗会细致地描写森林中一些植物的特征。在他的笔下,冷杉树顶“看上去坚固而且轮廓

分形,像极了锋利而形状规则的标枪头,在天空的衬托下,它们变成了黑色,使森林显现出黑暗、阴沉的特质”。^{[5]71}甚至经过一个生机盎然的地方,梭罗会停下来用心去想象,在其想象中:“轨道两侧长满了云杉和冷杉,正在夹道欢迎我们;金钟柏和它正在变化的叶子催促我们加快脚步;而纸皮桦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5]72}可见,与第一部分的历险相比,梭罗已经放慢脚步,开始真正深入地观察森林,感悟森林,也正是得益于这种观察和感悟,梭罗与森林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对森林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他在这一部分中开始大量运用“荒野”一词。

1857年,梭罗第三次来到缅因森林的时候,他对森林的观察更为深入和细致,甚至俨然成了一个植物学家。他随身带着研究植物的书,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所到之处植被的特点,遇到稀有或者新奇的植物,他会不畏辛苦地去采集,利用休息时间做成标本,为的是回去以后继续研究。与前两次相比,梭罗所描写的动植物分布更广泛、品种更丰富,他的观察也更为专业,甚至是叶子的性状、色泽变化、排列的结构都在其观察之中。他甚至根据植物提供的情报做一些判断,比如根据青苔分布上颜色的微妙变化所暗示的线路,勾画出那些很久之前倒下并腐烂的桦树的轮廓。看来,梭罗真正融入自然也有个渐进深入的过程,这也是他从历险者到观察者蜕变的过程。梭罗对自然认识的每一步加深,都会让他对自然多一度热爱,与自然进一步融合,从而形成一个他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

2. 从“自然”到“自然—文明”

自然是梭罗笔下的中心,回归自然则是他的渴望。第一次遇到缅因森林时的冲击,让梭罗完全拜倒在了自然的脚下。他心中满满的都是“自然”,这导致了他对自然之外的东西关注不多。而从第二部分开始,梭罗从单一的“自然”视角,开始转变成“自然—文明”二元视角,这无疑是梭罗生态观念里“质”的提升。首先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印第安人的行为,探讨他们的文明与白人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在第三次来缅因森林的时候,梭罗俨然把印第安向导当成了印第安文化老师。随着与印第安人接触越来越多,他对印第安人与印第安文明的认识也愈加全面、深刻,印第安人是与森林最亲近的种族,却早已被白人文明所改变,同时本身也存在着嗜杀动物的天性。另外,梭罗也开始更多地思考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让梭罗在对待如何回归自然的问题上更加理性。在第一部分中,梭罗仍多少保留着完全回归自然的理想;而在这之后,他逐步意识到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在森林居住的原始状态,这让他开始追求如何在现实的基础上,让人类重返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结语

《缅因森林》是梭罗为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这笔遗产直到如今都让世人受用。缅因森林所代表的自然,既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又是人类精神的家园^[8],人类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沟通,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如今,人类所创造的工业文明已空前繁荣,城市与高楼早已把人类的身心与自然隔绝开来,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迷茫、空虚、焦虑、浮躁充斥着人心,即使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即使你无法完全读懂《缅因森林》中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你也会从其中的文字中,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宁静,寻求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 [1] Thoreau H D. The Backwoods of Maine[N]. New York Tribune, 1848-11-17(1).
- [2] 张群芳. 绿色荒野的生命体悟——论梭罗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5(4):5.
- [3] 陈茂林. “另一个”:梭罗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解构[J]. 外国文学研究,2009(6):134.
- [4] 戴维·贾丁斯. 环境伦理学[M]. 林官明,杨爱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8-179.
- [5] 大卫·亨利·梭罗.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缅因森林[M]. 戴亚杰,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5):46-47.
- [6] 李歆,姜力. 亨利·大卫·梭罗《缅因森林》文学思想[J]. 文学教育(中),2014(6):42.
- [7] 陈才忆,蒋跃梅. 印第安人:文明/荒野的双栖者[J]. 当代文坛,2010(2):110-112.
- [8] 陈初. 梭罗的生态思想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2007:3.

(责任编辑:李凌)